金華徵獻略

金華徵獻畧卷之七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　律孔時編梓

名臣傳一

楊璇

(漢)楊璇、字機平、交州刺史、扶之子、喬之弟也、初舉孝廉、靈帝時爲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猾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而璇力弱、吏人憂恐、璇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

車專彀弓弩尅期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燃馬驚奔突戰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群盜披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荆州刺史趙凱誣奏璇實非身破賊妄有其功璇與相奏而凱有黨助檻車徵璇防禁嚴密無由自訟乃噬臂出血書衣爲章具陳破賊形勢及言凱所誣狀潛令親屬詣闕上之詔書原璇拜議郎凱反受誣人之罪璇三遷爲渤海太守所在有異政以事免後尚書令張溫特表薦之徵拜尚書僕射以病歸卒於家

論曰范蔚宗云。濮至安順。風威稍薄。寇攘寖橫。緣隙而生。剽人盜邑者。不關時月。假署王號者。蓋以十數。或托驗神道。或矯妄冕服。壘盈四郊。奔命首尾。若夫宣力勤慮。以勞定功。而景風之賞未甄。膚受之言互及。以此而推。政道難乎其免矣。璇在漢爲烏傷人、後割義烏置浦江、其祖楊扶墓在焉、宋潛溪以爲浦江人云、

駱統

（吳）駱統、字公緒、係烏傷人、父俊仕漢以尙書郎、擢陳國相、袁術僭號、俊保境、賊不敢犯、時歲荒民流、俊傾

資贍給、全活甚衆、術衆饑乏糧、俊拒不與、術怒、使人刺殺之、統時八歲、母適華歆爲小妻、遂與親客歸烏傷、母送之、拜辭上車、去而不顧、時鄉里饑困、遠方客子多乏絶、統見之、爲之飲食衰少、其姊甚哀之、統曰、士大夫糟糠不足、我何心獨飽、姊曰、誠如是、何不告我、乃以私粟與統、遂以分施、由是顯名、年二十、試爲烏程相、有惠理、吳王權嘉之、名爲功曹、行騎都尉、妻以從兄輔女、進將軍、領會稽太守、統志在補察、務有聞見、夕不待旦、常勸權以尊賢接士、勤求損益、饗賜之日、可人人別進、問其燥濕、加以密意、誘諭使言、察

其志趣。令皆感恩戴義。懷欲報之心。權納用、爲改選中郎將、領武射吏三千人、凌統死、復領其兵、是時徵役煩數、重以疫癘、民戶損耗、統上疏曰、臣聞君國者以據疆土爲強富。制威福爲尊貴。曜德義爲榮顯。永世胤爲豐祚。然財須民生。強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由民殖。德恃民茂。義以民行。六者既備。然後應天受祚。保族宜邦。書曰。衆非后無能胥寧。后非衆無以辟四方。今強敵未殄。海內未乂。三軍有無已之役。江境有不釋之備。徵調繁數。出來積紀。加以殃災。郡縣荒虛。民戶浸寡。而前後從軍者。生則困苦無時。死則棄捐

不逆。是以戀本畏遠。同之於死。每有徵發。羸謹重累者。先見輸送。小有財貨。傾居行賂。不顧窮盡。輕剽者。則迸入險阻。黨就羣惡。又聞民間產子。多不收養。屯田貧卒。亦多棄子。天則生之。而父母殺之。干逆和氣。感動陰陽。竊惟強隣大敵。非造次所滅。疆埸常守。非期月之戍。而兵民耗減。後生不育。非所以歷遠年。致成功也。夫民者。停則以安。擾則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今長吏視民之職。惟以辦具爲能。取赴目前之急。少復以恩惠爲治。仰副陛下天覆之仁。凌遲凋敝。勢不可久。惟冀少以萬機餘閒。留神思省。補復

荒虛。有殘餘之民。阜人財之用。參曜三光等崇天地。臣統大願。足以死而不朽。權感其言、於是始亟守令之選、攜叛日少、邊境豐實、皆統發之也、統後隨陸遜破蜀軍於宜都、遷偏將軍、黃武初、曹仁攻濡須、使別將常雕等襲中洲、統與嚴圭共拒破之、封新陽亭侯、復出為濡須督、數陳便宜、書數十上、所言皆善、又以占募在民間、長惡敗俗、生離叛之心、急宜絕置、權數降手書、相與反覆、終行其策、黃武七年、卒年三十六、同郡有留贊者、長山人、與黃巾賊帥吳桓戰、手斬之、贊亦創重、足屈躄不伸、廼引刀自剔其筋、幾殞俄而

徐引其足、足仰創愈、統闘而奇之、表薦於權、積功至屯騎校尉、隨諸葛恪征東、敗魏軍、遷左將軍、著將畧於吳、贊每臨敵、必先被髮呌天抗首而歌。左右應之。畢乃進戰。戰無不克。

論曰國之有民。乃人君之肢體。而君之所賴以立者也。守令者。乃一身之經絡。所以運元氣。通營衛。養肢體。以固軀命者也。守令貪殘。則經絡梗其元氣。營衛不通。四肢百體日就枯槁。而國亦無與立矣。詳駱統之意。大要以養民爲立國之本。而以慎擇守令爲養民之首務。旨哉言乎。葢有大臣之風

夫歷觀前代亡國之故皆以民窮財盡歲一不登盜賊蜂起而金甌失固其源皆起於墨吏之貪暴、宗周末覆黍離而東國先空杼軸統之言其千古之龜鑑乎廣輿記載統會稽人、得册以漢時烏傷、統於會稽乎、然史旣係統於烏傷、則其爲婺人奚疑、

馮宿馮定

唐馮宿、字拱之、東陽人、孝子馮子華之子也、貞元八年、陸贄主文衡、試明水賦、及御溝新柳詩、與韓愈同登第、榜中多天下魁儁士、號、龍、虎、榜、故宿特有名於

時、與韓愈交最契、既登第、出爲徐州張建封掌書記、建封卒、軍中奉其子愔主留事、而李師古將伐其喪、以求故地、王武俊亦擁兵觀釁、愔大懼、宿乃遺書武俊曰、張公與公爲兄弟。欲共驅兩河歸天子、天下莫不知。今幼子爲亂兵所脅。誠欵隔絕。強寇侵逼。公誠能奏天子。不忘舊勳。赦愔罪。使束身自歸。則公有靖亂之功。繼絕之德矣。武俊悅、即表愔爲留後、既而不樂佐愔、從浙東觀察賈全、愔憾之、奏貶泉州司戶、仍召爲太常博士、遷都官員外郎、裴度節度彰義軍、表爲判官、視師淮蔡、東過華嶽、命韓愈題名、而宿與焉、

淮西平、除比部郎中、長慶中、知制誥、牛元翼從鎮山
南東道、爲王庭湊所圍、以宿總留事、還進中書舍人、
從左散騎常侍、兼集賢學士、拜河南尹、洛苑使姚文
壽縱部曲奪民田、匿于軍、吏不敢捕、宿擒取搒殺之、
轉刑部侍郎、修格後勅三十篇、行於世、累封長樂縣
公、出領東川節度使、增治兵械十餘萬、詔分甲賜黔
巫、又治涪[illegible]、坊壖州人賴之、疾革、將斷重刑、家人請
宥之、曰、命之修短天也、撓法以求佑我不爲也、卒、遺
命以生平圖書悉納墓中、贈吏部尚書、謚曰懿、
馮定、字介夫、備儀觀宿弟也、人以方漢二馮焉、與于

頔、善頔帥襄陽、定往謁之、闔不爲通、拂袖去、頔聞、追
遺錢五十萬、及諸境、定反其遺、以書讓頔、頔大慚、第
進士異等、辟浙西薛平府、以鄂尉爲集賢校理、始定
居喪毀瘠、至是乃數移疾、長院者疑其簡怠、奪職三
遷祠部員外郎、出爲郢州刺史、坐遊宴不節、免官、起
爲國子司業、遷太常卿、文宗嘗用開元霓裳羽衣舞、
參以雲韶、肄於庭、定部諸工、立懸間、端凝若植、帝異
之、問學士李珏、珏以定對、帝喜曰、豈非能古章句者
耶。因誦定送客西江詩。召升殿。賜禁中瑞錦。命悉所
著以上。遷諫議大夫、是歲李訓鄭注謀誅宦官敗、公

卿多被慘禍、中外惴息、天子御前殿、仇士良請以神策仗衛殿門、惟定力爭不可、乃罷、又請許左右史從宰相至延英記所言、執政不悅、改太子詹事、從衛尉卿、以左散騎常侍致仕、卒、贈工部尚書、謚曰節、後源寂使新羅、其國人傳定黑水碑、侍林符使西番所館有一屏、試觀之、則書定商山記、宿弟審、寬皆進士、審官國子祭酒、寬起居郎、宿子圖中宏詞科、官戶部侍郎、判度支、審子瑊、官至河南尹、馮氏衣冠之盛如此、

論曰、史稱馮宿知貢舉。見劉蕡策。駭異之。畏中官不敢取。君子以此旹之。似矣。顧不思仇瑤之勢猛

於虎狼鼓牙掉舌於宁扆之旁。天子爲之側席。一失策則喋血禁庭。股肱爲空。宿無掃除君側之權。取一舉子以攖不測之危鋒。既非自全。亦非所以全貴也。夫宿以文臣。敭歷中外。會其筆舌。安反側以尊朝廷。至於躬秉旄鉞。竭力盡能。執法忘身。蓋有大臣之風矣。淵定矯矯。頓厲風節。宏文傑篇。流傳外國。而記載缺如。可惜也。宿文存者七篇、邑乘多不載、予皆登之金華文畧、

胡則

宋胡則、字子正、永康人、登端拱己丑進士、宋劉夔上

登科自則始、則爲人精敏寬厚。始釋褐、爲許州尉、轉憲州錄事參軍、時靈夏用兵、轉運使索湘命則部送芻糧。爲一月計。則曰、爲百日備。倘恐不支。奈何爲一月耶。後李繼隆討賊、久不解、湘語則曰、微子、幾敗吾事、一日繼隆移文轉運曰、兵且深入、糧有繼乎、則知其詐、白湘曰、彼師老將歸。欲以糧乏爲辭。委罪於我耳。姑以有餘答之。繼隆計絀。湘大奇之、因遣入奏事、召對明審、太宗顧左右曰、州郡乃有如此人。命記姓名。未幾改著作郎、僉書貝州觀察判官、行河道省、去冗役之在籍者十餘萬人、民用休息、進著作丞、出知

滁州、州有虎患、則齋戒禱於城隍、翼日得死虎廟中、改太常博士、提舉兩浙榷茶事、兼知睦州、丁母憂、廬墓終喪、服除以本官知永嘉郡、遷屯田員外郎、提舉江南路銀銅場鑄錢監、得吏所匿銅數萬斤、吏皆懼、則曰、吾豈重貨而輕人命哉。籍爲羨餘、不之罪、累轉而爲廣西南路轉運使、按宜州、辨活死囚九人、再遷而至太常少卿、以丁謂累謫知信州、徙福州、有官田數千頃、計臣請於二稅外、仍輸租米、民不勝斂、則以爲官田多瘠少肥。且地瀕巨海。風潮漂蕩。難於催督。奏乞仍舊、從之、尋以諫議大夫、知永興軍、領河北

都轉運使、判三司、其理財務爲寬大、不以刻下爲功、又設矮通京東西陝西塩法、民咸便之、進工部侍郎、集賢學士、出知陳州、仍謝杭州、以兵部侍郎致仕、卒葬錢塘龍井源、則爲人何瓜義。在福州時、前守陳絳。嘗延蜀人龍昌期爲郡人講易。賫以官錢十萬。絳既坐事。遂自成都械昌期至。則待以賓禮。出俸錢代償之。在陳州、適范仲淹爲倅、則遇之甚厚、其卒也、文正銘其墓、累知州郡、皆以惠理稱、又嘗奏減衢婺二州身丁錢、鄉人懷其德、立祠祀之、其在方巖者、故其讀書處也、肸蠁特盛、宣和中、睦盜方臘、寇永康、民避地

於此賊顧絕淵、緣大藤欲渡、忽有赤蛇嚙藤中斷、賊皆墮死、又有千人坑、兩石並起百仞、相去不盈尺、絕頂有泉可汲、賊緣間道據之、其魁夢神人策白馬飲泉、次日泉遂涸、賊懼遂降、守臣以聞、賜祠額曰赫靈、至本朝遂遍郡境、不啻千百區焉、

論曰公起家詩書。奮身科第。逮事三朝。十握州符。六持使節。計省遴曹。歷踐華要。皆以寬仁平恕爲理。生有惠政。殁祭於社。宜哉。然亦有寘數焉。且刑生爲熟。牢醴崇侈。男女百千里。膜拜聚會。公而有靈。亦非所樂也。顧公之治行。官伐載於韓魏公宋

刱實錄。范文正所撰墓銘。論次尤悉。若所云奏免衢婺身丁錢。民受其賜。爲之立廟者。則傳與墓志俱不登。載黃文獻每疑之。欲俟博洽君子而質之。然全婺之人。傳爲故事。不可考矣。赤虵嚙藤白馬飲泉。近於語怪。然而前史類有之。不足駭也。

滕元發

滕元發、字達道、東陽人、初名甫、以字行、從安定胡瑗學、舉進士第三、以聲韻不中程、罷、再舉、復第三、授大理評事、判湖州、時孫沔守杭、見而奇之、曰子後當爲賢將、因教以治劇守邊之略、名試爲集賢校理、遷戶

部鹽鐵判官、同修起居注、神宗嘗召問之、元發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汨之也、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栢也、無朋黨、雖中主可濟、不然、上聖亦殆、神宗以爲名言、歎息久之、進知制誥、諫院王緘論宰相韓琦不押班、以爲跋扈、帝問元發曰、宰相不押班、固有失、然以爲跋扈、則非、後他相以其子判鼓院、近臣或謂不可、帝曰、鼓院傳達而已、何與於事、元發曰、人有訴宰相、使其子達之、可乎、帝悟、爲罷之、拜御史中丞、時夏人納欵、邊帥种諤復築綏州、

發諸路兵出掠元發言諒詐已納欵當明大信以示之邊隙妄開兵連民敝必爲內憂又中書樞密諜賞寅協今中書賞戰功而樞密降約束樞密修堡寨而中書降褒詔戰守大事乃參差如此乞勅二府議同乃下會京師地震上疏陳致災之由言皆切直元發旣數忤用事諸臣執政皆不悅合營擯之出知秦州神宗曰非朕意也留不遣未幾河北地震民多流亡乃命元發爲安撫使其地數千里皆崩圮吏民懼壓率露處元發獨處屋下曰屢摧民死我當以身同之於是出粟賑饑除田租修堤障寮貪殘捕盜賊諸廢

具舉北道遂安、除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每上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膈、不少嫌隱、王安石立新法、恐元發有言、復以學士出知定州、歷青州齊鄧二州、再上言新法不便、皆不報、會婦黨李逢爲逆坐累、黜知安州、流落十載、猶以前累再貶筠州、或危之、謂且有後命、元發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哉。乃上章自訟曰、樂羊無功謗書滿篋。即墨何罪毁言日聞。神宗惻然、即改湖州、哲宗即位、改蘇揚二州、除龍圖閣直學士、出知鄆州、時淮南京東大饑、乃請乞淮南米二十萬、以備賑、而與城中富民約曰、流民

且至、無以處之、則疾疫起、併及汝矣、吾得城外營地、欲爲席屋以待之、民曰、諾、爲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地、并竈器用皆具、所全活五萬人云、以兵法部勒少者、供炊、壯者樵、婦女汲、老者休、民至如歸、朝廷遣工部郎中王古按視廬舍道巷、引繩棋布、肅然如營陣、古大驚、圖上其事、有詔褒美、再徙太原、威行西北、號稱名帥、河東十二將、故事以其四防秋、餘留屯休、元發至、偶有邊警、諸將請悉甲而出、元發曰、夏人若併兵來、雖八將並出不敵、若其不來。四將足矣。已而警告亦靖。歲省芻粟二十餘萬、以

老乞休、乃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楊州、未至而卒、年七十一、贈銀青光祿大夫、謚章敏、初元發微時、豪邁有雋聲、嘗爲范文正館客、數夜出、從狹斜飲、文正苦之、迺坐其室、燃燭讀書、以俟、俄元發沾醉至、長揖文正、問讀何書、文正曰漢書、因問漢高祖何如人、文正默然、逡巡走入、蘇文忠自謫所還、貽人書曰、目中久不見偉人比至金山見滕元發乘小舟破巨浪來巍然使人神聳其見重如此

論曰朋黨之禍。顧不烈哉。從古小人。欲盡君子之類而空之未有不托於朋黨者也。故刋章鉤捕禍

始於甘陵勸硏驅除端開於洛蜀牛李之隙生而清流殲盡東林之名盛而善類無遺歷觀前史可爲寒心莅皴之言蓋逆知黨禍之將作而防其漸也然則君子果無黨乎曰君子無黨而黨之禍每自君子受之此固小人之借資而亦不可謂君子之無過也始於引類之極廣而成於衛道之甚嚴分別太過遂成門戶是以伊川行方而子瞻目爲僉險悅齋學博而朱子等諸卿邪意見互持爭端橫起弟子挾不與同國之義執戈相向小人乘隙而起收漁翁之利僞學之禁亦君子有以自取之

也。是以易重包荒。而渙羣無咎。後之君子。其知所鑑哉。

宗澤

宗澤、字汝霖、義烏人、登元祐進士、調館陶尉、歷龍游膠水趙城令、皆有能名、改知掖縣、差通判登州、忤道士倖者、主祠歸、復側職、羈置鎮江、靖康元年、召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澤抗言名不正、改計議使、廷臣謂澤素剛難屈、徒死無補、不若授以河朔一要郡、乃除直秘閣知磁州、從廝卒十餘、倍道之官、日夜修守戰備、會朝議用王雲言、遣康王質金、以雲副、出滑濬遇

磁、澤迎謁曰、肅王去不返、今敵又詭辭邀大王、且兵已迫、復去何益、王未決、而州民譟、趨共擊殺雲、會湘州守汪伯彥亦以兵迎王入湘、徽宗聞之、命王爲元帥、澤副之、遂以州兵二千與敵戰、破其三十餘砦、澤履氷渡河、見王建議入援、復得蠟詔云、旦夕議和、且屯近甸、伯彥等皆止澤曰、金人狡、姑緩我、即和亦宜急進、萬一敵有異、吾兵在城下、緩急有恃、伯彥曰、不如使澤當之、澤進自大名至開德、十三戰皆捷、以書勸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遺書總管趙野宣撫范訥興仁守曾楙等、引大義責之、皆以爲狂不答。是時澤

營衛南、前後皆敵壘、裨將王孝忠戰死、澤曰、今日進退皆死、不如死敵、遂大戰、斬首數千、乃少却、澤乘夜徙營、他所、敵復至、得空營、驚去、自是憚澤不復犯其營、逾月京城陷、二帝北去、澤趨滑、至大名、欲渡河邀其歸、而諸路兵不至、復還衛南、上書勸進、且言應天藝祖興王地、取四方中、轉漕爲易、王於是入宋州、即應天、徵澤至行在所、入對、陳興復大計、數千言、涕泗沾臆、辭氣哀激、帝欲留之、仍用汪伯彥言、出知襄州、澤至襄、上疏曰、君父播遷、宗社蒙耻、陛下龍飛、臣意必赫然震怒、再造天地、今四浹旬矣、未聞有大號令、但

見指揮云不得謄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是褫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駑怯願冒矢石為諸將先誠得捐軀報國死且不恨時帝已詔南渡念無可托留務者會澤表至李綱曰綏復故都非澤不可薦之甚力乃改知開封府進延康閣學士東京留守制曰惟蕭何之固關中寇恂之完河內以卿比迹於古有光時敵騎留河上鉦鼓聲相聞京城守具盡廢兵民雜居洶洶澤至首捕諸舍賊者令兵自為營不得闌入街市盜不計贓輕重悉斬招集四方義士得百餘萬復有河北山寨效順者數十萬澤

素蓄忠義。至是益自奮。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募兵。據形勢立壁二十四所。沿河立連珠砦。控制河東北民兵。開五丈河通商。儲糧數百萬石。造戰車千二百乘。修諸城樓櫓甚設。軍民大安。陝東西諸路咸聽節制。澤乃請帝還都。而伯彥等力贊南幸。遂如揚州。金將兀朮復舉而南。自鄭抵白沙、距汴不數舍、諸將請間、澤方召客圍棋笑語、衆不敢言、退而分部儆備、都人大恐、澤召謂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但遴精銳數千。戒曰宜繞出敵後。設伏要路。俟衍戰來擊。且諭僚屬曰。上元近、第術故事。榜示張燈五日。

并弛夜禁敵遊騎至城下、疑不敢逼、士女遨遊達旦、亦不懼收燈之夕、捷書至、衍遇敵於板橋、設伏敗之悉得其輜重、時粘沒喝據西京、攻滑、守將張撝死之、澤遣王宣援撝不及、遂與敵戰、復得滑、以宣知滑州、自是敵不敢犯、澤招撫羣盜甚衆、擒敵將、即解縛詢之、知其虛實甚悉、因部分諸將、令王彥自滑取懷南、王再興自鄭直護陵寢、馬擴等自大名取洺相真定、楊進王善各以所部分道入、登壇誓師、言與淚下、諸將皆飲泣受命、計已定、因馳奏大畧、言陛下父母兄弟。蒙塵沙漠。西京諸陵。爲敵所據。今年寒食不設以

一杯伸祭享。可爲傷心。兩河二京。陝右淮甸。百萬生靈。陷於塗炭。乃欲遠幸湖外。蓋邪臣踵張邦昌故智。事事爲敵間。親屬支黨。皆準置在南。無復以君父仇恥爲意。願決策還都。臣躬隸行間。爲士卒倡。除兇雪恥。在此一舉。時澤請還都疏。已二十餘上、而語轉激、侵左右奸臣[illegible]之、輒笑以爲狂、最後、澤以中原無所倚、乞以帝弟信王榛爲兵馬大元帥、時方在金、伯彥等乃譖澤有異圖、且訛流言信王渡河入汴、於是除澤爲門下侍郎御營副使、且詔還京、雖陽尊之、而實奪之權、將下制、復遣郭仲荀爲副留守以察之、澤知

爲伯彥等所閒、大功不就、憂憤成疾、疽發於背、諸將入問疾、瞿然起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乎、吾死目且瞑、諸將皆流涕、不能仰視、乃爲表曰、臣猥以樸忠受知淵聖○擢自困躓孤窮之際○付以強寇往來之衝○適遇陛下出總元戎○察臣麤著勞效○坐籌密計○俾臣得與屬僚○逮夫踐祚之初○首錄孤危之迹○寇攘未殄○暫爲淮甸之巡○宗廟斯存○委守畿司之鑰○力小任重○志大心勞○誓殄強敵○再安王室○夙宵以繼○寢食靡寧○陰陽之寇游深○藥石之功莫効○少延殘息○庶畢願言○昨有招安到楊進等○約其衆多無

慮百萬。昔嘗爲寇。頗聚衆以震師。今已革心。欲爲國而戡難。接踵道路。雲集都城。已涓吉而戒塗。擬成功於指日。干戈未舉。舟壑忽移。神爽飛揚。長抱九泉之憾。功名甲劣。尚貽千古之羞。仰憑睿鑒之深。必無死生之異。囑臣之子。記臣之言。力請回鑾。急還京闕。大震雷霆之怒。出民水火之中。夙荷主恩。敢忘屍諫。連呼過河者三而卒。年七十、都人奔走巷哭、不數日、相率散去者十五六、子穎、从右戎幕、得將士心、議者請使代澤、以究前功、不聽、除穎秘閣判官、贈澤觀文學士、通議大夫、諡忠簡、以杜充代、充酷而無謀、至形悉

反澤所爲、於是豪傑解體、降盜在城下者、復散去剽掠、明年金人至、以城降而中原遂沒、

論曰史臣云。宋無公宋不得南公不死宋不終南。果哉言乎。吳之器曰。公面色正方。色沉紫。白髭數莖。橫張如戟。英姿爾爽可畏。稱其爲人。予見其畫像良然。夫公以千餘羸卒。守孤懸垂破之郡。首建義旗。號名豪傑。百餘萬之師。頃刻而集。而隊伍森嚴。芻糧以給。軍安於伍。民安於家。雖韓白復生。不能過也。夫駕馭無法。則腹心變爲仇讐。調度有方。則草竊皆爲義旅。人之志量相越。顧不遠哉。考澤

以靖康元年起知磁州州時年六十有八至建炎二年七月而卒。燦將燼而復燃。强弩之末。可以穿札七。橋向使宋人能用公於大觀宣和之間則長城之勢以成金甌之形永固豈復有舉族北轅之禍哉。國家無事則榮恬媚之臣。有事則思雄勇之士至於名業將成。猶使小人間之。宋道之不光宜哉、而公之忠誠義烈。則貫日月昭宇宙矣。

鄭剛中

鄭剛中、字亨仲、金華人、登紹興進士第三人、爲溫州判官、賑饑有方、用秦檜薦、遷勑令所刪定官、累遷殿

中侍御史、時秦檜主和議、剛中乃上疏曰、臣竊惟不
德音、以梓宮未還、母后在遠、陵寢宮闕、兒翁宗族之
故、欲屈已就和、令侍從之臣、詳思所宜、臣伏讀流涕、
仰見陛下孝友格天、强鄰改意、事雖可喜、至於屈已
之言、前世有奉子女者、供金繒者、割地者、北面而臣
之者、今國家於敵、土地爲所據、金繒子女爲所取、榮
爵之號、亦皆自貶、屈已至矣、不知此外、將何如也、上
而士大夫、下而國人、三軍之士、方同心上戴、有如敵
使狂悖、過一縣欲使令拜、過一郡欲使守拜、至中都
又妄有所欲、則是傳一函紙自北撫定、而南非通和

也。夫國人之情。士大夫之情也。至於三軍之情。苟不爲鄉墮。豈至相率而屈膝哉。士大夫之情不順。小則去。大則死。三軍之情不順。則事有不待言者。陛下試呼集大將數人。開誠問之曰。敵邀我以難行。汝輩意何如。謂可。則後日敵又甚於此。計安出。謂不可。即有邊陲之微。孰爲吾當之。彼如慷慨願効死。即謝使者何憚。臣不敢遠引前代。直以存亡禍福之幾。係於今者爲陛下言其概。愚陋不足以奉承明詔、罪當萬死、書奏忤旨、改宗正少卿、又改秘書少監、力求去弗許、會金歸侵疆、以爲宣諭使參謀、等克陝西分畫地界

使、金烏陵贊謨來、欲盡取階成岷鳳秦商六州、剛中
不從、又欲姑取秦商、於大散關立界、剛中又不從、繼
就除川陝宣撫副使、兀朮遣人求和尚原、檜恐剛中
敗盟、乃下詔以和尚原自紹興四年後不係吳玠地
分、於是割秦商之半、棄和尚原以與金、命剛中去陝
守、宣撫四川、舊治所在綿閬間、及胡世將代吳玠、就
居河池、餽餉不繼、剛中奏利州在潭毒關內、與興洋
諸關聲援相接、乞移治利州、詔許之、於是大興屯田
於關外四州、及興州大安軍、歲給糧種、得官粟十八
萬斛有奇、又以軍用不給、奏增錢引四百萬、復患無

錢以權之卽利州州鑄錢歲十萬緡、以救錢引之弊、置官六人、兵匠五百人、歲用監官錢七萬緡、四路提錢十四萬緡、爲鑄本、其後增至十五萬、宣撫所積錢五千餘萬緡、其餘苛賦、一切裁削、歲減凡七百餘萬緡、盡以予民、先是川口屯兵十萬、分隷三大將、吳璘屯興州、楊政屯興元、郭浩屯金州、皆建帥節、而統制官王彥姚仲程俊楊從儀亦領沿邊安撫、剛中請分利州爲東西路、以興元利閬洋巴劍及大安軍七郡爲東路、治興元、政爲安撫、以興階成西和文隴鳳七州爲西路、治興州、璘爲安撫、浩爲金房開達州安撫、諸

裨將領安撫者、皆罷、其節制諸將甚嚴、初議移屯楊政不從、即正色曰、剛中雖書生、然不畏死、政懼而聽命。每諸將進謁、必具橐鞬庭伏、乃就坐、一日見璘加少保來謝、請均禮、關吏以白、剛中叱之曰、少保官雖高、猶都統制耳、倘變常禮、是廢軍容、少保若欲反、可持吾頭去、璘皇恐聽命、虞允文常曰、吾與諸將往還。見其私居言動如家有一鄭宣撫在焉、璘又與宗澤同稱曰、宗如猛虎之在北、鄭如伏熊之在西、其爲時所敬憚如此、會秦檜諷令進金三萬、下錢米荆門、剛中不從曰、今暫講和、要當儲備、爲恢復計、檜又奉金

命悉歸北人之在南者蜀門有義勝軍首領李謹等十四人皆驍桀剛中以其居蜀久縱之必生患悉斬之檜大怒以爲專擅始剛中持節來諸將以爲檜黨畏之後見其每事忤檜始知其非因共譖之以爲跋扈檜謀於王與與曰當選一宗室有風力者往制之於是以趙不棄總領四川財賦漸奪其利權不棄又辟晁公武察剛中陰事以擠之檜外陽召不棄歸繼召剛中責桂陽軍居住再責濠州團練副使復州安置再徙封州竟卒逾四月檜亦死廼贈資政殿大學士諡忠愍

論曰公之治蜀。蓋師諸葛武侯云。故其跡有曰。生有之恩歸於上。法度之章講於下。四海之內戴君父之德。而畏有司之嚴。然後朝廷尊而政事修。今主上寬仁愛物。於古有光。而有司不任怨。縣有罪以俟監司。守有過以俟臺諫。每決一罪。郡請於監司。監司請於部。部請於朝。罷之奪之。皆自一人出。而百官有司。無一戾人情者。苛察之怨歸於上。而姑息之恩歸於已。豈持久之道乎。諸葛孔明曰、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極則怨。宥罪者人主之恩。有司則奉法而已。不知其他。其生平用意如此。

而任怨者亦以此。蘇伯衡曰。忠愍制蜀八年。悍將忌之於外。奸宰卿之於內。迎合狙伺者。又皆其仇也。譬之。獨一。黃葉在疾風中。雖欲無危。其可得乎。然公以書生專閫。能制虎羆之將。以禦強寇。鎮府以蕃。邊境以靖。庇百姓以尊朝廷。可謂社稷臣矣。

潘良貴 潘畤附

潘良貴、字子賤、金華人、崇觀間、以上舍釋褐爲博士、遷秘書郎、時蔡京父子方鈞致天下知名士、欲招良貴謝不往、尋除主客郎中、提舉淮東南路常平倉、靖康初召對、極言何㮚唐恪等不可用、他日必誤社稷、

陛下若欲扶持危顛、非博詢下僚、明揚側陋、未見其可、語徹於外、咸以爲狂率、黜監信州排岸、建炎初召、爲左司諫、首請誅叛命者、懸首國門以正邦典、封宗室賢者於山東河北、以壯國體、巡幸維揚、簡士江上、以圖興復、且痛斥用事諸臣、書奏三日、左遷工部、良貴以不得其言求去、主管明道宮、越數年、除提點荆湖刑獄、遷考功郎、宰相呂頤浩謂曰、旦夕當相引入兩省、良貴曰、親老方欲乞外、非所望也、退語所親曰、宰相當以公道進賢。乃握手密語。先示私恩。士大夫受其牢籠。何以立朝。即日乞補外、乃以直龍圖閣知

嚴州、到官兩月請祠去、未幾復起爲中書舍人、一日戶部侍郎向子䜟奏事、高宗與論筆法語蟬聯不輟、良貴呼曰、向子䜟以無益之言、久瀆聖聽、何不速下、子䜟欲退、高宗欲竟前語、子䜟乃復語、良貴於是舉笏徑至榻前、斥之使下、高宗色變不懌、於是以集英修撰出知明州、滿歲以徽猷待制、再奉祠歸、良貴自少至老、出入三朝、前後在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始爲博士時、王黼張邦昌俱欲妻以女、皆拒之、晚年家居貧甚、所居不蔽風雨、郭外無尺寸之田、經界法行、獨以邱墓之寄輸帛數尺而已、秦檜當國、諷使求郡、

良貴不脩、嘗答友人書曰、諭以聚書爲藥然老而讀書不須務博當味立言之指以洗心勵行則老益精明士人晚年倒行逆施者十嘗八九政謂不解讀書耳僕自喻爲鏡以書爲藥用藥去垢務使通明若積藥鏡上而不施功反爲鏡累矣當世傳之以爲磨鏡帖卒年五十七、學者稱默成先生、有雜著十五卷朱文公序之有曰、清明直諒確然無欲眞可謂剛毅近仁者矣又曰三戒文磨鏡帖切中學者之病其推重如此文公蓋與潘氏往還最密云婺之潘有三、皆著姓、其自括之竹溪徙者、仕至從槖、田宅甲一郡、號富

潘、自開封從者故勳臣美之後、尙主隨駕、居城西偏、曰畫堂、勢傾一時、號貴潘、惟良貴廉介自持、家無擔石、因共號爲淸潘、歷宋元明淸潘子孫多顯、默成先生依侍何山佛燈禪師久○勤心死參○曾問南泉斬猫話不契○師曰你祗管理會別人家猫兒○不知走却自家狗子○公於言下如醉初醒○此磨鏡帖所由來也○

潘時、宇德鄰、良貴侄也、少學於良貴、比長遊張栻呂祖謙之門、以良貴任爲登仕郎、累階中大夫金華縣開國男、時爲人精吏道、所至皆有政聲、其爲治務施令○先教化○而於訟獄輕重○錢穀出納、雖細微必謹○其爲部使○廢置舉劾、不憚權貴、出典方面○養成持重○務

持大體。爲之官必訪人才。興學校。水旱盜賊。必以上聞。不爲姑息小惠。時嘗曰、吾爲治主於寬而不必有寬名。輔以嚴而不使有嚴迹。惟其綱維總攝。脉絡流通。是以坐走羣吏。而我嘗無爲也。初知興化軍、歲饑、募商以錢轉糴、而寬其期、人莫喻其意、既而糴者得以其間一再往返、轂委至而價漸以平、民乃不餓、既提舉浙西茶鹽、平江庫錢失、其守求盜不得、誣富室而索其償、一郡大擾、至有死者、時檄罷之、守怨而搆以他事、坐斥、尋起提舉湖南刑獄、盜殺人而誣指其讐以爲罪首、時白而釋之、除直秘閣、知廣州、兼安撫

廣南東路、所部地接郴桂汀漳、四州之民、歲踰嶺貿易、拆閱、即相聚爲盜、多至數千人、時入境、緝得其渠魁八人、斬之、一境以寧、進直徽猷閣、出知潭州、安撫湖南、飛虎軍驕橫不可制、倚醉殺人、立斬以徇、一路帖然、時爲政寬猛得宜、大小中度、一時能吏、無有能出其右者、既謝病家居、莊敬如常、時病革、誦曾子易簀語而卒、朱文公銘其墓、孫履孫、仕至奉議大夫、

論曰、史稱良貴才猷可以經邦。風節可以礪俗。信哉言矣。觀其拒權相之借交。斥親臣於在御。雖汲長孺何以過哉。向子諲事、諸家所載不同、舊史列

儞、則謂公自請祠後、起爲中書舍人、擢起居、向子諲奏事、其語稍涉於珍玩、乃廷叱之、陳均則謂子諲初以和議爲是、公大非之、及是同奏事、子諲與公交爭於殿上、上怒、乃俱罷、雜入經則謂子諲與高宗論筆法、故公斥之、今所載則本羅氏鶴林玉露云、

王師心 王師愈 王介 王埜

王師心、字與道、金華人、登政和八年進士、初爲海州沭陽尉、敗劇賊宋江境上、改承奉郎、遷太府丞、樓照使陜西、辟爲幹辦公事、仍以工部侍郎克賀金國生

辰使還出知袁州時諸郡希秦檜旨爭奉羨餘師心獨取以貸貧民逋租移知洪州充江南西路安撫使轉運判官張常箋注前帥張宗元所與張浚詩言於朝以爲訕謗辭所連及百餘家師心隨宜救庇多賴以免會檜死事息除戶部侍郎奏請塞倖門開言路生財不如節用上慰勞甚懇且曰卿以不附秦檜久黜外郡朕知卿未嘗一日忘也遷權吏部尚書兼侍讀進讀三朝寶訓既終篇師心乃言祖宗創業垂統爲萬世計甚備熙寧大臣私意改作流毒至今不可不鑑從容規諷誠意懇至尋以浙東水災充兩浙安

監使、覓逋債、振乏絶、民賴以生、復改福建、時金將渝盟、私心憂國、至忘寢食、乃條上求人才、通下情、擇將帥諸事、言甚愷切、乾道初、以左奉議大夫致仕、卒、諡莊敏、弟師德、其子淮、

王師愈、字與正、師心從弟、幼時潘良貴令賦竹詩、有願堅松柏操同保歲寒心之句、良貴奇之、年十二、復與葺論爲文養氣之法、遂招致門下、又從楊時呂居仁得中原文獻之傳、登紹興戊辰進士、與朱熹同榜、復從張栻呂祖謙遊、以聖賢之言爲必可行、師友之論爲必可信、初爲建州崇安尉、以母喪不行、服闋、授

臨江軍學教授、再遷而知嚴州、復移信州、時爲孝宗
乾道七年、詔以皇太子領臨安府尹、師愈乃上書曰、
臣恭惟陛下、長慮遠識、早建儲宮、立天下大本、以爲
社稷宗廟無疆之休、甚盛舉也、至乃參用至道故事、
命皇太子領臨安府尹、外間未能深喻竊惟皇太子
副貳宸極、繫四海之望、以紹承統業、當居春宮、日親
師傅、講論治道、尋繹經義、臨安府尹、一州長吏耳、非
所以屈皇太子之尊、而示天下以廣大也、雖有至道
故事、臣猶以爲不可、何者、藝祖太宗、同起軍旅、素習
勞辱煩劇事、故藝祖既登極、命太宗尹京以彈壓鎮

甚當時太宗亦藩臣耳於領天府事體爲順三代時諸侯入爲王官者固多若已正儲貳則與列國諸侯州郡長吏不同矣況自藝祖以來天府多用藩王兼領遂爲故事建隆初太宗皇帝以使相尹京進封晉王太宗即位則秦王尹京秦王得罪則許王尹京許王既卒真宗皇帝乃以襄王尹京進封壽王尹京八年始升儲升儲之後自合解府事入處東宮以全儲貳之尊當時因循不暇釐正止稍加崇重而已是大臣失於討論雖有故事豈可復舉真宗既即位即藩王不復尹京矣蓋親王尹京所以繫人望將以正儲

未聞已升儲乃始尹京者。惟欽宗皇帝以皇太子出牧開封。二日而即位。事出倉卒非可爲法。眞宗皇帝以至道元年九月升儲。至三年三月即位。自升儲至即位。止一年半。府僚郡政相仍未久。故未見有不便。今陛下春秋鼎盛。方宵衣旰食以濟大業。未至倦勤。若以皇太子臨國撫軍。無所不可。若付以一州吏事。誠非所宜也。蓋東宮尹京。講讀勸論之官。汩沒州郡吏事。勢必不能專心致志。以極道德。從容議論。唯日困於簿書期會。無乃失職乎。恭惟皇太子英稟異常。天性夙成。他日不患不能臨決民事。在涵養睿德。

日新又新以躋堯舜之盛而已恐須臨安府尹非所
以逸儲貳也且太上南渡以來臨安止以爲駐蹕之
地所以不爲建都立邑之制者誠以繫中原之望兼
今日臨安府事與舊日京尹大段不同今陛下方以
恢復神京自任建儲之際乃皆舉尹京故事於臨安
四方安知聖意所在皆曰臨安已作京師無恢復意
矣豈不絕中原之望疑四海之心臣踈遠愚昧僭越
狂妄惟陛下寬其誅殛少加思慮則天下幸甚書奏
不報上亦不之罪也尋除金部郎官兼崇政殿說書
數名見言事上又出手札俾條奏以進嘗對大臣稱

王師愈有御史才。執政曾懷、貸内府錢數百萬、戸部尚書楊倓欲督諸郡積逋以償所貸、事下金部、師愈持不可、罷知饒州、後除浙江提點刑獄、仍乞祠卒、階至中奉大夫、直煥章閣、爵金華縣開國男、師愈爲政、以仁恕爲本、而綱目整肅、屢典州郡、皆著循績、在長沙則捕妖巫、信州則攝驕卒、饒州則擒妖賊韓政、淮賊劉五、所至賑饑荒、輕徭役、繩權豪、皆卓有能名、在外二十年、不復登朝、皆以不究其用爲恨、子瀚、孫栢、昌大厥狀其行、朱子爲之銘、稱其有本有文、德望隱然爲東州之重云。

王介、字元石、金華人、從朱熹呂祖謙遊、登紹熙元年進士第、時方厲偽學之禁、介對策言今之所謂道學者。皆世之正人君子也。正人君子之名不可逐。故為偽學之名。一網而去之。聖明在上而使天下以道學為諱。將何以立國。帝覽策嘉歎、擢居第三、除國子錄、而學禁漸寬、時光宗惑於悍后、不朝重華宮、介上疏言壽皇舉神器授之陛下。孝敬豈可久闕。又言婦事舅姑。如子事父母。不可虧宮中定省之禮。已而孝宗崩、光宗又稱疾不執喪禮、介力請過宮執喪、疏屢上而辭愈切、人歎其忠、寧宗即位、相韓侂冑、故相趙汝

愚去國、介上疏言陛下卽位未三月、策免宰相、遷易臺諫、悉出內批、非治世事也、侂胄惡之、責判紹興府、尋知邵武軍、而諫大夫姚愈希侂胄旨、劾介爲學之黨、阿附故相趙汝愚、責主管台州崇道觀、侂胄誅、召還、以太子舍人再轉爲國子祭酒、會天不雨、詔百官指陳闕失、時宰相史彌遠以母喪起復、介乃言漢法天災、策免丞相、乞令彌遠終喪、擇公正無私者置左右、除右諭德、竭誠輔導、每遇講讀、因事納規、遷宗正少卿、兼權中書舍人、繳駁不避權貴、時[illegible]允濟以閤職爲州鈐、介封還辭頭、丞相曰、此中官意也、介曰、宰

相。而。逢。官。禁。意。向。給。舍。而。奉。宰。相。風。旨。朝。廷。紀。綱。掃。地。矣。力求歸老不許、則請於東宮、東宮固留之、因言殿下宜愛人以德。使令進退。又言殿下宜盡事親之道。冊妃未定。宜謹身自愛。乃以右文殿修撰、知嘉興府、歷沿海制置使、以疾奉祠、嘉定六年、卒於家、贈中大夫、寶謨閣待制、諡忠簡。子楚介學有源本、嘗作日錄。自叙曰。日錄者。檢身之法也。其不可書者。即不可行之事。言皆可行。行皆可書。不至握筆躕躇。則不爲小人之歸矣。樓大防嘗言王元石不可干以私。眞德秀稱其所立有汲長孺王元之之風。其見推如此。

王埜、字子文、介之子也、以父蔭補官、登嘉定進士、仕於潭時眞德秀爲潭帥、一見異之、延至幕中、埜遂執弟子禮、德秀欲授以詞學、埜曰、所以求學者義理也。埜雖愚。不願以文學成名。德秀益器重之、紹定初、汀郡盜作、埜以幕官攝軍事、勸兵平之、遷樞密院編修、兼檢詳官、襄蜀事急、朝廷議遣使講和、宰相依違不決、埜言今日之事。宜先定規模。并力攻守。疏陳八事、尋爲副都承旨、奏請出師、絕和使、命淮東西進兵夾攻、不然、忠將深、理宗深然之、命樞密院下劄三閫諭旨、嘉熙改元、輪對條陳四事、引司馬光仁明武之說。

而推演其義、又以孝宗銳意恢復、討論軍實、激發帝意、史嵩之退復跡乞聽其終喪、拜禮部尚書、疏陳十事、而終之曰陛下一心。乃十事之綱領也。前後奏陳皆明切可行、以察訪使出視江防、除知鎮江府、兼都大提舉浙西兵船、甞言守江重於守淮。瓜州一渡甚狹。請免鎮江水軍調發。專守江面。置遊兵。增水艦。就楊子江教習水戰、登金山指麾之。遷沿江制置使、兼江東安撫、創遊擊軍萬三千、蒙衝萬艘、分巡江、引水軍大閱、舳艫相啣、數十里、軍容修飭、在建康兩年、江上晏然、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封吳郡侯、與

宰相不合、言者攻之、乃以前官主管洞霄宮、卒、贈七官、位特進、楚因德秀知朱熹之學。遇熹門人必加禮敬。知建寧府、刱書院祀熹。以德秀配。楚工詩、作大書清勁。法唐歐陽詢。

論曰、金華王氏、在宋時爲最盛。居官蒞政。皆卓有可觀。蓋不徒以蟬冕纓紱爲榮也。𡖖師道敬鄉錄。稱師心盡忠納誨。憂國之心。至忘寢食。師愈爲政。一本仁恕。綱目嚴整。可謂文學儒臣。才優經濟者矣。王介謇諤。凡所論諫。悉皆根柢忠孝。足以扶植綱常。殆與許直者異乎。厥子象賢。正色立朝。不激

不隨趣搽端方。雖本天性。而學問淵源。各有所自。益外有師友之功。而內承父兄之裕。譬之蘭蕙之叢。詎有惡草。學者旣無家學。而又不得大賢以為依歸。欲求德業之光顯。不難哉

王淮

王淮、字季海、師心侄也、少力於學、工屬文、登紹興進士、為台州臨海尉、郡守蕭振奇之、振帥蜀、辟置幕府、振去蜀、衆欲畱淮、淮曰、萬里將母。敢懷祿乎。遂行、遷右正言、論宰相湯思退無物望、條其罪數十、即時策免、又言吏部侍郎沈介欺世盜名、都司方師尹狡險、

大將劉寶捂勉、結權倖、皆劾罷之、乃論爲治之要、治內有三。曰正心術。寶慈儉。去壅蔽。治外有四。曰固封守。選將帥。明賞罰。儲財用。上嘉納之。除秘書少監、兼恭王府直講、王生子、乞討論典禮、出知建寧府、改浙西提刑、入見、陳閩中利病甚悉、帝嘉之、命皇太子待以師禮而拜之、尋除太常少卿、遷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時龍大淵贈太師、仍加儀同三司、張說除大尉、任在京宮觀、淮以爲不可、封還詔書、除翰林學士、知制誥、訓辭深厚、得王言體、淳熙二年、除端明殿學上、僉書樞密院事、上嘗諭近臣曰、樞密臨事盡公。人無

詔除同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時宰相久虛、淮與李彥穎同心輔政、諸將平忌有功、淮處置得宜、論功惟允、上言武臣嶽祠員可省、淮曰、有戰功者壯用其力、老棄其身可乎。宰相趙雄言、宗室嶽祠八百員、宜罷、淮曰、堯親九族、在平章百姓之先。骨肉之恩可疏乎。上深嘉之、八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樞密都承旨王抃怙寵爲奸、淮陳其罪、上即斥之、章頴論事狂直、上欲黜之、淮曰、陛下以直言黜諫臣。適成其名。上悅、時以荒政爲急、淮言朱熹學行篤實、擬除浙東提舉、以倡郡國、其後推賞、上曰、朱熹職事留意、淮言修舉

荒政、是行其所學、民被實惠、宜與進職、上曰、與陞直徽猷閣、成都帥欽准舉留正、上曰、正非閩人乎、准曰、立賢無方。湯之執中也。必曰閩有章惇呂惠卿。不有曾公亮蘇頌蔡襄乎。必曰江浙多名臣。不有丁謂王欽若乎、上稱善、拜左丞相、龔頤以執政之客、補官求詣銓曹、准以此門不可啟。絕其請。因上章求去、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判衢州、准又力辭、改提舉洞霄宮、光宗即位、詔訪初政、准以盡孝進德。奉天敬民。用人立政。罔不在初對。既而母卒、詔起復為左丞相、准兩表固辭、畧曰、宸衷念舊。優詔奪情。俾還相位。竊念三年。

免懷通喪者、乃聖王之制、而踰月視事、變禮者非庸
世此風、豈可遵所事而蹈前非、但當守禮經而遽古
是卒不起、淮居喪遂哀、忽得危疾、乃語家人曰、易卦
六十四、吾年適符其期、遂卒、訃聞、上哀悼輟朝、贈少
師、諡文定、淮為相務持大體、加意人才、留心武備、嘗
曰、跅弛之士、緩急能出死、不可概棄、既攷卜唐太
子侍讀楊萬里、曰宰相先務何事、萬里曰人才、淮問
其人、萬里乃疏朱熹袁樞以下六十人、既秉政、即引
朱熹為浙東提舉、熹劾知台州唐仲友、仲友亦作奏
馳上、彼此互訐、上以問淮、淮曰、此秀才爭閒氣耳、遂

兩罷之上既心疑熹而陳賈禁華僞學之言遂因之以入宋史則以引陳賈為御史詆道學職由於淮云

論曰宋潛溪云唐悅齋先生天分絕人書經目輒成誦遂以學行名天下一時婺中之賢如朱質葉秀發皆出其門予觀其遺篇方正明達有大儒風範不知其人讀其書可知矣非少正卯而為兩觀之誅文定之懷不足於朱子則有之矣以為引陳賈使禁僞學則斷乎不然考文定一家伯叔子弟皆道學也而首先陋之有是理乎學者風承嚮附少持平之論桑梓之言世所取憑豈可妄訾也哉